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六

傳

武進李兆洛

禮部劉君傳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誰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賜中書卣于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

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甄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實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中式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簡書期會敦肅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

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眞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過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亥張翰林臯文其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掇拾殘缺兼蒐衆說爲古今文尚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

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漉客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奧域遂於大道勾萌新意罔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决者爲引經義别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决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恐事言翔實疏證

淹博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
嚴而不得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
十卷絶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
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
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
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
人有儁才先君卒承宴承宣承宇俱早殁

李兆洛曰予弱冠即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
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

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寻甚媿焉比從宦日疏濶見其成者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嘿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即引與翱久又肯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嬴公固有餘矣

厯颸祝君家傳

予以嘉慶戊戌始識江陰祝君子常遂相親善其後往來江陰常主其家因遍識其羣從子姓誠齋翁者子常從兄也雅素悃愊視余異於他人每相從歡飲焉嗣是予從宦南北丁丑倦而歸始爲兒子願聘子常之女道光三年以邑八士請遂主暨陽講席時誠齋翁已前卒合子厯颸以才望爲書院都辦紀羣之雅重以婚姻朝夕晤憩甚相得君沉厚疎豁綜練物務勤而好施尟紓拯危不伐其德予每有緩急資之如取諸府不以爲

嫌子常既沒朋舊益零落獨君眷眷無增華改棄意五六年來倚若左右毛今年八月十日聞其病趣往視之已屬纊矣君齒少予且廿歲體質豐碩飲饌兼人精力強幹逖車僑發邑中公事一相埤益紛紜道謀卒卒奔走既不暇給而里黨以困阨訴以不平訴者時時環左右君縱横區處累日夜不疲㧊予愛其稟賦數倍於人戲謂曰生以君爲飽叔死以君爲巨卿矣乃朝驅車而薄北郊以賧以慘忽忽累月君之子泰君狀請爲傳因傳之以抒予悲傳曰

祝之系出徽州婺源縣有諱讓者仕元爲睢州壽昌縣
教諭始遷蘭谿十一傳諱昉再遷江陰爲明嘉靖時五
傳曰道行道行之子曰邦基文子以樂善好施推重鄉
黨聲施至今又再傳諱景淇縣學生
貤贈儒林郎是爲君曾祖考諱朝樟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是爲君祖考考卽誠齋翁也諱加燕字
又思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
誥授奉直大夫妣許宜人子二長璿墀字廷輝國學生
年二十二而殁次登墀字賡颺君也國學既才而天兩

代之望集於一身君攻苦志學所造不後於人而屢試不售大父年邁誠齋翁出則摒擋家政入則問寢侍膳不得休息君遂棄舉子業佐翁擘畫事起而應隨慮而辦翁甚安之道光元年翁棄養閱三年許宜人棄養君誠孝中著禮文外嚴由斂奠逹虞祥戚稱其服情當乎物卜宅兆屬綿蕞盡慎盡信而奉之以禮當君佐翁時邑中人已無不服君之才而信其行自是邑有事無劇易皆推君君亦傾身爲之盡其須捐輸以濟者卒爲之倡自脩廟學繕完書院平治橋道搜緝忠義節孝

祠字下至飢者粟寒者衣病者葯死無歸者櫬鰥無依
老無告者衡分局以領其事而君都其成不足則於君
取給焉其於人休戚猶己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動於
心必為之籌籌必為之計前後為長久圖無絲毫市德
心道光三年澇而祲君既合邑之富者捐多金以賑又
獨輸一賑以佐之道行公有故第數十廈子姓族居逼
蔣幾不能容不戒於火盡燼焉露處者數十家君出金
託為購祠屋也者貫價售其基地而以其金各為別售
屋以居之無失所者旋於其地建祠宇規模儼然前後

費以萬計不以問諸族人子常之沒也自定其詩稿而零落未能成帙君恐其湮并秀丰詩合梓之爲祝氏華鄂集而題其後曰右族叔父聘君子常明經丙季兩先生詩也兩先生與先奉直爲同高祖兄弟族祖州同君服膺程朱踐履篤實與先祖省亭翁俱爲宗族所推服先奉直與聘君幼而同學長而愛敬旣若親昆弟然而先奉直勤學攻苦垂三十年矣志不遂兩先生僅亦補弟子員食餼十應省試不得解以故其所交遊雖多一時通材碩學有俊及豬阮之概而於先奉直尤合臭味

焉明經壯歲感慨課食四方家居日少聘君亦間一出
遊即歸獨居深念高視闊步所爲詩思通窈窕纏綿婉
饑時或樵蘇不爨風雨閉門抗音高歌聲出金石爲省
亭翁所賞歎登墀少長知讀書求友先既就聘君聘君
見輒心開額謂先奉直此我仲容吾當把臂入林二十
年來更唱迭和積有卷帙而聘君尤好叠韻每至八九
往還益出奇無窮使人意消嗟乎以兩先生之才使其
早從遊不致阨窮豈不足以鳴
國家之盛而爲世所宗尚耶乃聘君僅奉

特科詔書同邑及學使者舉以應
詔又老病不在
廷對明經以歲貢候選校官都不得一展其志可悲也
聘君晚年既喪族母又失愛女境益悽愴明經垂老倦
遊方畿與難兄左提右挈愛玩景光以遣歲月而聘君
竟沒寡居無俚善病多愁聘君之服方闋而明經亦竟
厭世矣昔歐陽文忠志其叔父墓曰自叔父沒而欲觀
先人之音容笑貌無復有存者今兩先生沒昔日之所
撰杖侍遊流連歌嘯既不可復得而先奉直之執愛交

游省亭翁之所賞歎亦零落殆盡矣兩家兄弟咸以遺詩乞山長李申耆先生點定登壇諷誦數過追維蹤跡不覺泫然因命梓人合而刻之以永其傳云蓋君徒以才爲時需事迫衆委罔志以適務推心以諧世而性靈開敏意量醇靜篤念根本涵泳道真于此約畧可想見夫豈與逐機利角材智者同其懷抱哉學使潞河白公溢江陰問君之行而欽之手書爲善最樂四字以旌其居前學使虹舫朱公嘗從容語予曰吾所至見廟學脩潔無如江陰閎有祝生純嘏朝夕灑埽實能敬其事惜

其已死爲表其墓以彰之今其從孫登墀繼司廟事聞鄉里籍稱其賢以爲好善而務施也予曰登墀積而能散其可嘉者乃在不爭其名公歎曰可欲之謂善若此君者有諸己之謂信矣君之子維祺肄業書院制藝已見頭角今歲補弟子員衆方謂盛德之報將自此始君亦欣然欲攜之偕赴鄉舉而君歿以八月九日夜一寐不寤聞其訃者莫不震悼失聲孤寡婦孺尤如嬰兒失其乳哺行者歎於途居者泣於巷過其門者咨嗟涕淚以相弔累日月而未已也江陰僻處江干聞見少勤治

生而務積聚一二使使者開有歛貲爲任恤事即內顧悲傷其財深自閉匿或睨視不敢發一語惟君見義必勇立談間引爲己任初若不量其力或惡其相形肯憎出醜語倖其困棘以實其口而君因事度義安徐重固經其規畫皆遂於成蓋其資性肫篤才分高朗事理無不通曉而濟之以至誠不矜已自炫每隨人淵狹因其情而開塞之以故其謀始也旁觀色然迄於成功而相與忘之也而君之沒也悲者又以爲蒸自燒膏自煎惟心力殫瘁神與形離而生不克永若然則自古胼胝戻

食之子不宜享耄期也久矣君卒之前夕觴客極歡客去而寢從容如平常質明不興始就視之氣息煦然徐徐而絕修短隨化去來鎮定旣絕患苦又脫縶戀此眞洪範所謂考終命者矣君遠祖道行公文子以厚德淡鄉黨至今歌思不去口以爲其子孫宜蕃昌誠齋翁之沒也示夢於其家人曰我今在天上某所司某冊籍甚煩劇今薦朕屬某以自副可早語之未幾而其人卒惠迪之吉凶自古不爽而修短之數聖賢莫能回將謂武鄉不久衆由食少事緐乎哉君雖猝然委化而子已成

立緒業完安堂階穆然經誧相繼隱隱隆隆無崩陁憂
湏湨之所以脅之者有在矣疇未中身仕未通籍則不
逮陶猗檗不逮蜀淸而士林爭行鄉黨懷德日未及簪
飄然白雲使思有餘恩須有餘須其死也哀沒而不朽
於爲君計復何憾哉特人亡邦瘁不能不爲此都人士
隱痛耳君援例鹽課大使生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
六日得年四十五夫人吳氏雲南麗江縣知縣吳名焯
女能宜其家者也子維祺縣學生賑棠
恩敘縣丞嗣國學君後泰祺纔六齡

論曰自周官司徒鄉三物六行之教不修而又無八刑以糾之於是任恤之誼衰鄰里之恩薄矣三代之時井邑聯綴田相儔業相埒無甚貧甚富之民歲時有天患民病相保相助習爲固然猶斤斤焉與之以教糾之以刑況今時貧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貧民之食於富民者十室而九在富民之計亦知恤貧以自衞而博施病於不給竝財恐其招尤重以貧爲奸欺貪詐之徒轉相欺賣求索無厭而富者不得不百計爲自全地亦何怪其誼之衰而恩之薄哉

國家勸恤民隱每歲緩勸分捐輸多者予議叙少者亦飭長吏與優獎卽六行賓興之意也然人情愛虛名不如愛實利故有甘受百辱不破一錢之諺嗟夫欲立欲達人之同心而必歸其能於仁者此豈可執塗人而喻之哉

朝廷有捐輸之賞而不修周禮八刑之條厚之至也予行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遊其慕善喜施傾動鄉邑者多有之矣或縱意揮霍以爲豪舉或依託科斂僥倖自營否則溺福利之說惠不由衷施不當厄求如屬颿之

明白洞達濟時切務有而不居者卒未之見也故著於篇以爲世勸道光十一年十月

張翰風傳

翰風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皋文秀偉絕特溫而能栗翰風慤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眞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子闓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皋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顏鎮歲暮來歸聚得接言論皋文沒君饑驅東西尤無

守鑾子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五十守順天鄉試
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
兩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
聰慧未冠而夭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披縣
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串素問金匱旁羅諸
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痼宿疾無不隨手起治
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衆又其爲政慈惠故没而
民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
曜孫亦幼慧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

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皋文先生
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沉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
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覩其得失之故以規
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嘗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
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
險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畧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
畫著論甚具規畫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
於醫思以調燮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

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祀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阜寧縣學教諭陸君傳

道光十五年正月邢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卒於阜寧兩君皆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焉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折氣奪倘何言與君姓陸氏諱燿遹字劭文長邢生一歲予又長君二歲少時邑童子試即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邢生私自課唐詩邢生銳敏君安雅頡頏適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

稍壯出遊同客今大學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見器重郝生舉於鄉君益遊陝西主朱虛舟中丞會教匪反滑縣

上調陝甘督那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兵事闘狹即請見為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

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罷而君歸會奉

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淮安府學訓導而君遊廣東當事者强留之遂歷十餘歲會郝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

徵文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謝病去
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寧
縣教諭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沉敏和柔慮事
周愼曲當人情爲人謀必竭忠告或相倚任靜然無私
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詩隨所客名之凡十餘
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
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証所得過王侍郎金石粹編者
幾半卓然可傳於世予嘗從遊見兩君迹齒接脣東西
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

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并而遽相從地下然則逝生存遂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

李兆洛曰世之信於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况瘁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嶮巇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没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已客游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恤或因所聞

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此雖君之仁心爲質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方彥聞傳

已乎彥聞而竟止於斯今去君之卒已五年矣乃提管而爲君傳以志予與君始末踪跡尙不能已於悲也予年三十九始識君于京師君年十八九矣從尊甫友槎先生官於甘肅來赴京兆試甘肅至京五千餘里聞其在車中常把卷吟誦聳然異之比相見魁質而毅姿樸

章而和理知其非恒人下第遽還多購書以行日將於途中誦之後五六年友样先生丁艱起復選官廣西君以其閒歸省予亦去官里居得時時宴集察其宅心制行非今之人也託意翰墨爲詩古文詞輒工而必求詣其極自恃精氣壯盛致志一往銳而且果往往不量其力於處事亦然又數年君舉於鄉而友樵先生乘養服闋挑取一等謁選得福建乃歸奉母以行友樵先生以諒直強正不諧於時久宦不遂君伉爽自喜以爲天下患無任事之人事無不可爲者激行予語之曰君才能

大惑服官則當留文詞爲官成之餘事而凡事當量彼此不當以巳律人君欣然諾之別去不二年而君訃至矣嗟乎君之文詞翰墨與從政所設施足以表見當時爲傳後世矣而充其量之所至胡僅止於斯耶則有歸其責於天而巳君歷官之蹟及平生大致陳恭甫墓志吳山子補蓋石文備矣特就曩昔往還胸中所不能自巳者言之竊老不任傷痛每誦楚老弔龔生之言以從君而自遣也

劉生瑚幹傳

生名汝楨字朝幹又字青豕系出宋屏山先生明萬歷間始遷邑東柱川里至朝幹十八世年十七從予游其父森压送以來生侍父微而婉既入塾言動謹愿而有立志讀書求通大義不屑屑記誦常請曰學古人之學施於用誠不易體諸身嘗非難子曰能體諸身則施于用也何有用有大小則因乎天德行政事聖門亦不能不分也又曰立身行已學之大要而世所謂揚顯祗在科名恐不能就奈何予曰身心誠治即學問日益豈殊途乎學三年辭去依依若不能釋未幾遭父喪殆家累

徙不廢學免喪試于縣冠其曹補弟子員又逾年遭繼母喪盡勞瘁年三十八竟卒越十年生季弟楫狀其行謁余曰楫與汝楨異母兄弟也楨母董卒時楨年十四執禮如成人鄉里皆稱其孝楫之母魏生楫兄弟五人失怙時年皆幼實賴楨以成楨事繼母尤孝謹母病衣不解帶者半年母卒時語楫等曰汝長兄在吾死無所憂汝等皆如長兄卽目長兄矣楨之教楫等也勤懇周至惟恐傷之所啟廸必於忠信孝弟必稱先生之言其接人無親疎一以謙謹有所言吶吶不能出口而不可

于以非禮梏等誠不忍其無傳也致謁之予閱其狀恍然追憶之生去塾後僅一再相見比予倦遊里居生已前卒深悼焉覩梏之所稱生于異母弟能盡其道矣則其他所以施于家可知也體諸身施諸用殆克踐其言與予故樂得而著之嗟乎吾年已垂老百行無所底內顧天顯悄焉疚心良朋長逝誰攻吾缺吁嗟劉生慚負何如也

湯西箴小傳

先生諱自銘字西箴號崑河先世自吳門遷武進曾祖

琴川先生邃于易著易象圖說四卷祖元衡父誠母李先生幼端慤有至性母病關隔醫者束手聞誦白衣咒及太上感應篇可獲神祐旦晚長跪虔誦流涕交頤期以身代寒暑無間母病雖篤而綿延者二數年人皆以爲誠孝之感家貧弟不能娶爲之娶讓屋以居之兄窘于積逋無以償賣屋爲之償有以貧鬻妻者傾囊爲之贖不足徧告同志佽之受業潘振聲聘君研精理學以實踐爲務著書課徒不爲進取計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學庸示掌一卷崑河集若干卷

劉淵楠傳

君諱遵陸先世居鳳陽始祖真洪武中隨湯襄武下常州營城西定居焉稱西營劉氏六世祖鍌本張氏少鞠於舅遂從其姓九世祖節愍公承祚與熙祚綿祚皆祠忠義稱劉氏三忠又五傳爲武顯將軍烜官福建汀州鎮總兵君武顯長子也中乾隆己酉科順天榜屢試禮部久不售循例報捐知縣銓廣東之海豐親老告近改銓浙江之金華巳巳調長興尋丁武顯憂去官服闋部發廣東補原缺至省即委署開平又署從化逾年補海

豐在任五年以年老去官既罷貧不能行留二年乃歸歸五年而卒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年七十六君敦愿誠篤學行醇備所至輒有惠政在浙江廣東兩聘爲同考稱得士男子子五人儀儼嘗從予問業皆登嘉慶癸酉科順天舉人儀浙江候補知縣儼浙江太平縣知縣偁河南陳州府通判㑺國子監生儲候選從九品遺詩一卷

西郭陸氏兄弟合傳

陸君諱楷字正方以字行先世居江陰殉明季之難有

名某若遷郡城仍世隱德正方生而端謹師事黃曰洛先生黃鄉邦碩德甚器異之父兆文好客急人之難雖赴湯蹈火不顧也正方從容求稍節勞父詔以大義正方終身聽受父沒夙夜勤勉敬承父志誠事母袁如事父與弟模友愛篤摯食必同席模未至不舉箸事必和顏同謀無尺帛斗粟私蓄親舊莫不多之模字仲方有至性家纖悉必問兄兄近出遲歸雖宵深不先入寢室嘗曰吾無知能惟兄言吾言之兄行吾行之而已仲方疾正方籲禱額至腫疾亟握兄手不能言凝視久之而

淑正方哭之慟絕而蘇時嘉慶十二年四月年四十有六正方撫遺孤後十有八年卒

李兆洛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孝弟者性天一源之本而萬理所統會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是爲明庶物察人倫之地焉人心之漓求有不自漓于父兄始者立愛自親立敬自長疇不知之疇克迪之此吾閱陸君兄弟遺事不禁眷眷而深悲者也

劉君妻董魏二孺人傳

劉文學春崖之子汝楨從子遊其卒也其弟楫以狀請爲傳狀汝楨之事繼母撫幼弟者甚摯楫薦其異母弟也二母皆有懿行皆嗇於年楫請并爲傳因傳之春崖元配董孺人祖繩儒邑中稱董善人者也父曰逸菴孺人未笄時母欬屬疾私刲臂肉和藥以進而愈里人稱孝焉二十一而歸劉善事舅姑如其事父母春崖喜交遊畧生產不問孺人能一切當於其意年三十六卒有男子子六女子子二繼配魏孺人無錫人祖廷珠以孝子旌旣歸於劉撫董所出子女如已出舅已沒姑篤老

孝婦與孺人嘗先意承之生男子四而春崖沒孺人擗踊盡禮喪畢亦率屬其子曰汝兄長而賢汝無恨失怙恃行已能學汝兄吾亦不恨從汝父於地下也

孝兆洛曰家之興也恒由婦人和順積于家庭則子孫才而屈教隆矣二孺人者洵不愧善人孝子之後哉而春崖再得之何其幸也

董母白孺人傳

孺人姓白氏父以揚守 氏年二十一適同邑董蘭階四十一而寡七十有二而歿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也孺人幼明敏七歲工紡績如成人比長益嫻禮教言動必依乎法兩家皆士族門庭肅雍孺人之歸也逮事祖舅祖姑其事舅姑也能以夫子之心爲心其事祖舅祖姑也能以舅姑之心爲心內外無違言姻黨嘖嘖稱孝其後數年間迭遭大故蘭階復相繼以歿于時門戶幾墜孺人實劻勷米鹽勖訓嬰穉整敕規範俾迄有成立以克復其緒性廉儉而好施予戚黨告以緩急必量力佽之當其中落時幾不能自給矣而鄰里貧乏或以飢告未嘗不縮食而飼之也迨子婦能修業具養孺人

翔紡久績不一日舍業或規之曰幸已稍裕矣屑屑爲此從自苦何益孺人曰吾少而耽此長而不厭今已老聊以此畢吾齒焉且吾惡夫坐而食者今以家稍裕而惰焉恐其不爲吾福也子男二善繼善述皆國子監生善繼先孺人殁善述出嗣叔父殿榮女一適同邑張鶚薦孫男五人曾孫一人鶚薦有學行持孺人事狀以來曰外姑之行在戚黨鄉里之口鶚薦不敢誣也今其諸孫幼穉懼其久而泯焉乞一言以垂信於後夫休其蠶織詩人刺戒敬姜能勤列國以爲美談董氏之不墜孺

人爲之孺人之始終不渝能勸之效也其端明美懿豈
待予言以傳哉姑撮序其事俾他日勸諸家乘以備史
氏之採

毛母朱宜人傳

宜人姓朱氏諱　太學生毛清士之妻簡州知州祀
忠義海客先生之婦膺雲騎尉改補文學弟子員嶽生
之母也簡州娶於吳與宜人母同出宜人早失恃乃爲
太學委禽焉二十六而于歸太學篤學博識有聞於時
宜人事之當焉簡州攜家遊京師遂從總督惠齡征西

藏太學應順天鄉試未試遽卒嶽生生甫晬宜人忍荼
蓼事姑撫孤無不應禮典西藏平簡州以功授四川中
江縣知縣宜人侍姑之官舍嘉慶元年白蓮教反簡州
軍中積勞遷是職賊犯州率鄉兵數百禦之於土橋溝
死之一城洶洶或勸出避宜人曰民恃官以定心志聞
我欲出必先擾亂持此老弱去將安之獸駭之賊決不
敢攻城卽不幸闖門殉之以謝百姓耳賊果他逸喪乃
還貧無以殮聞上官集僚賻始奉姑扶喪而歸勤織績
以事畜嶽生能傭書卽令出遊博糈佐之戒之曰毋冒

所遺貽父祖羞也當其乏時至節戶食爲養然常陶陶然不爲儲蓄憂謂嶽生曰而識義禮達世事讀書可謂有成吾始願不及此也通塞聽之天而已嶽生幼子元之警敏通慧宜人愛之曰是將昌吾家未幾而殤宜人因之渺懽數年而卒年七十四海客先生諱大瀛清士諱際盛嶽生文行交修士林稱重以有賢母也

贊曰有美勿成是曰含章其致光大以爲嗣慶

徐節母劉孺人傳

節母劉氏父恆九祖維柴郡學生曾祖山陽四川太平

縣知縣節母生五歲即失怙恃祖母黃育之以字同邑徐鳳文年十二而黃復歿遂童養於徐時鳳文之庶曾祖母祖父嗣父母本生父母俱同居在堂節母婉婉承事無不順也十九成嘉禮二十而生子堂二十一而鳳文以疾卒節母慟不欲生堂上人語之曰爾家嗣續賴此孤耳汝死若遺孤何若死者付託何乃啜泣承命家故儒貧薄田不及十畝母竭力支拄佐以十指以給仰事俯育之資恪慎有加焉鳳文卒之三年節母年二十四喪夫庶曾祖母明年喪本生舅喪葬盡誠敬又明年

喪本生姑又明年喪夫祖越一年喪嗣舅其盡誠盡禮戚如之方本生舅之卒也節母幾不勝喪得怔忡疾或勸慰之節母曰吾非不自惜圖爲地下人竭心力爾嗟乎幼而孤露亟嬰家難幸獲倡隨旋已悼喪所天復于六七年間五丁大故以婦代子肩其鉅艱煢煢孤嫠苑宛弱齒周張內外益無斗儲卽以健男子持門戶亦且竭蹶失措乃體素羸弱言不能出諸口而一心翊翊動中禮節誠孚泉下哀動旁觀訖事無閒言茹荼不知苦是亦足以斡旋抗我之天自立短修之命者矣自是以

後堂漸成立稟聖善之訓立身砥行有聞於時以上舍
生候補縣佐乃狀母苦節白之大吏以聞于朝得
旨給帑建坊以旌節母優游遲暮垂四十年年七十有
六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卒其將卒也命掃地焚
香盥洗易服謂侍者曰有以冠帔迎我者吾其逝矣含
笑而逝孫六人曾孫三人

李兆洛曰易於悅以行險之卦命之曰節險故節而必
以悅行之故曰苦節不可貞節之兌曰安節亨陰之陽
也安徐重固以處節而得其通之臨曰甘節吉往有尙

陽之陰也黃中通理由苦而甘吉孰大焉往有尙者含章可貞也之中孚則曰苦節貞凶悔亡易坎以巽陷而入之卦爲決躁處節而苦者也雖正亦凶矣然能守其節於義無咎故悔亡若節母之所歷其始可謂苦節矣惟能安之故易苦而甘也節母孫銘與予善予得其事悉故爲之傳爲其子孫藏焉

鄧孝婦傳

婦鄧氏虹縣舊族也事舅姑至孝舅疾婦刲左肱療之越十餘年舅疾復作婦更刲右肱以進疾亦頓已州刺

史靳公治徐聞其事時會孝婦年六十卒僚屬暨校官親詣爲壽焉且旌其孝行婦謝曰是婦職耳何致當旌頭之舅復疾病危甚醫却去云得人肝或可愈婦聞即刲胸出肝竟以死時康熙六十二年也祀節孝祠孝婦六世孫旌善述其事介其邑廣文夏翼朝以示予因爲之傳

李兆洛曰孝婦以旣衰之年狃屢成之效蹈至危之事卒成毁傷之戚可憫矣嗚呼孝婦視舅如性命視其身如外物身所有者取之如寄坦然爲之曾不顧慮此眞

夫子所謂愚哉眞夫子所謂不可及也哉

董烈婦談孺人傳

烈婦談氏武進國學生談鉉次女幼以孝聞字陽湖董殿榮二十三而于歸閱六月而殿榮病歿婦覘含歛畢勺飲不入口翁令戚屬勸諭且使其姒婦抱次子以嗣之婦唯唯承命家人進食則私寫于他所而以既食告積九日語其姒曰女子適人以事人也所事既死留身何爲兄公尊姒善事衰翁吾從夫子事姑地下是其分也語訖而逝乾隆五十九年也邑人士狀其事于有司

道光七年請於朝而旌焉

李兆洛曰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不禁夫婦女佚蕩之情與專一之情大約有各得其偏者焉聖人于夫死改適之於禮而之死靡忒著之於詩夫亦各申其情而已矣如烈婦者誓死而人不覺既憊而氣不衰其從容鎮定非有獨至之懷而能然乎

莫貞女傳

貞女姓莫氏邑之橫溝里人也父龍祥十三歲時父以字里中顧羽豐次子克儉未嫁而克儉卒女父母欲改

字之誓不可遂不嫁養父母甚恪謹示終其身禮未嫁夫死女齊衰以弔既葬除服故論者每謂未嫁守節不見於經非禮之正聖人之所不許嗟乎聖人制禮為中材者範耳而豈以是律賢智哉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孟氏以為君子不為而不害其為聖不害其為百世之師何者特立獨行期適於義不顧人之是非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雖聖人不易者也夫壹邑孤臣流溺畢命甫城遺老流離江湖此其意氣之感不以榮悴易節不以知不知改心眞足以增君臣之重彼貞女者志致正復

相似而豈可輕譏也哉且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夫劉向漢之大儒篤于義粹於學其必有所受之矣而謂爲其不見於經也至於誓死不嫁以養父母尤得遠嫌之道而有黯然不忍自明之心較之就夫舍持服守義者彌爲和粹可法貞女動作有禮能勤且儉戚黨皆稱焉予謂貞女之殉夫也義事親也孝能孝且義則

其他可能故不縷言也嘉慶壬戌仲夏

王貞女傳

貞女王氏父步雲七歲字同邑沈聯登之子春林將嫁而春林歿氏以死自誓請奔喪守節步雲從之沈故貧氏勤紡績以養孀姑甚孝謹未逾年而姑復歿氏念翁姑兩棺未葬而家無可倚賴者步雲迎之歸氏請曰願從父以食而徐積女工之所入以殯舅姑步雲從之氏益勤紡績寒暑晝夜無曠食則齋素衣不更製積十餘年步雲復稍佽之乃得葬其舅姑於黃山塋復請於其

族以夫叔方增之子曾福爲翁姑嗣又數年而氏歿氏之葬後也年二十一其歿也年三十六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三日也嗚呼氏之所處至難所守至正强毅以全其節從容以遂其志聯登無子而有子春林無後而有後在易坤之六三無成而代有終此含章所爲可貞歟氏之歿邑人多爲詩謌以美其事或持以示予因爲之序其事而傳之道光八年十二月也

許烈婦傳

烈婦趙氏華亭縣學生某之女婁縣文學許愰之之妻

舅曰樾楯諸侯老賓客稱芸樵先生者也芸樵治刑法家言有聲於時所至倒屣婦在室即以孝謹稱年二十一而歸惺之事舅姑婉娩聽從言動以禮舅既從宦姑復多病家政一以畀婦中饋操作下及針紉漱澼之事能躬親之不以爲勞芸樵之弟官于閩惺之婚歲餘而從叔父於閩道光五年冬芸樵佐幕常州患喉病甚劇而惺之適自閩歸省因奉侍旋里瀕危者屢矣婦與惺之更迭侍衣不解帶者七旬籲天願以身代病尋已明年春芸樵扶病赴蘇惺之隨侍其夏惺之遘病困憊而

歸其家遂卒婦既視含殮憑棺哭勺水不入口者數日姻戚勸之曰毋自苦上有老親宜事下當立嗣子宜撫婦曰吾夫有弟已成立且議婚矣奉事何患無人立嗣與否非婦所敢知吾知從夫而已舅姑復委曲慰諭之乃強食與中俗殯奠之期以七日計閱七日者七即不復奠于殯謂之守七方舅姑之慰之也曰來日方長當努力守節以妥死者婦嗚咽應曰兒當守七至七七之日婦親治饌以奠遂夜自經於房年二十有六

李兆洛曰予讀芸樵祭冢婦文而哀之故檃括其事爲

之傳嗚呼度烈烈婦所處可以無死然而情之所至一往不能自已何者靡他之誼斷於中而繫戀之私絕於外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

張烈女馮孝婦傳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關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與特合而

傳之烈女姓張氏邑文成里人又曰慈南女字于同里沈繼是上文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迎爲童養媳婿之父善賣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誂女女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聞乘間得問安否而客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爲優娛室往觀女獨在善賣脅逼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

龍大童養焉性愼默事舅姑甚婉淑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臥起皆需婦翁姑皆敬愛焉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婦引之歸翁怒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間得一人分其勞甚善因攜臥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間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逼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姑寢視其息乃

還龍大所寄藥盡飲之謂龍六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網此聞者所爲豎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爲婉轉徘徊以求保全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孿孿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惎其舅其夫以自潔哉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黃烈女傳

烈女武進韋墅黃濮女字陽湖白康敏公十三世孫宗洛宗洛年十九暴疾卒訃於黃女聞卽取所製鞵襪屨奩篋之請於母曰見命也願往成服母知不可奪許之女請使告於白曰無闔棺翼日往登堂拜舅姑及祖舅易衰絰視含殮如禮越五日殯於墓送往返哭盡哀每黎明起掃庭擬問舅姑安否入廚下奉饘粥奠靈所哭祖舅諭曰吾年七十止此孫聞汝哭斷吾腸也于是女啜泣不哭自此右族中落女於女紅中饋煩辱事無

不習食有饑餓輒自啖之不令他人嘗居未幾上下無不愛重者鄉俗死者逾七日即設奠畢七七乃止宗洛五七之奠或聞其泣且低語曰勸君加餐後恐不能再也越一日中夜自經死經以斷繒五尺其所攜以來者也時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越日而殮盛暑香氣達於戶面如生女生與宗洛同庚其死也後宗洛三十七日方白之計於黃也至里門或問之告以故聞者失聲曰噫女死矣其貞烈之性素孚鄉里焉

李兆洛曰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者事之非常者

也其所以處之者則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非剛過則不能任非中則不能得正非巽且說則任其血氣或僨事卽不僨事而戾氣未化不能和順於道德大過之姤曰過涉滅頂凶无咎知其滅頂而不敢不涉也過而中也其夬曰藉用白茅无咎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而於吾和風甘雨之神明不與焉行所無事而已巽而說也女之死悱惻激烈矣而其處之從容沈寄如此此可爲處大過之時者法哉

唐生聘妻貞烈高女傳

貞烈高氏忠憲公七世孫光斗女也幼字同邑儒童唐文垣未嫁而唐生卒女聞之即撤簪珥易素服泣請父母欲奔其喪父未即許日惟啜泣且密製殉葬衣履以示必死父母日夜防維且勸諭之防稍懈女即乘閒自經家人急救之得不死遂不食父知其志堅告於唐將從其志因語女女曰見思之熟矣奔其喪不若相從于地下者之即安而無憾也遂終不食水漿不入口者十餘日而卒卒年二十有一以其喪歸唐氏合葬焉時道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也

李兆洛曰坤之德尚故人家女子之遇夫亡而請奔喪者不可違也蓋請奔喪者已知裁於禮矣從之則後日之計長猶可緩圖違之則乖其至尚之性而并奪其至正之守忿懟交攻必至斃而後已此貞烈女所以有奔其喪不若相從地下之嘆也女婉順父命而終不渝其志不矯矯以立名而卒完其操以致其志視道若咫從容以赴貞忠憲公之用心哉

常熟朱節母孫氏記事

節母孫氏常熟之六河人也仍世科名之家歸同邑太

學生朱珽述事最詳婉愉致養宗黨稱賢舉二子不育
珽好學屢舉不第以攻苦致疾卒雍正之四年也節母
年二十九家素貧又煢煢無繼嗣計以死殉乘夜自縊
樑壞人覺而救之得甦已又吞金環宛轉數日亦不死
珽之兄珩度節母之無所恃以立也命其次子杰爲之
後謂之曰弟有子祀有託矣母乃輟泣受命焉子方襁
褓母顧復無不至比長課之讀必擇師而躬督其所行
卒爲名諸生人欲狀其事言旌于
朝母謝曰此吾分內事何足以告人哉年六十八以卒

里黨咸傳其事或以白諸督學使者辛侍郎從益表其閭有女日德嘗刲肱以療母疾及父歿母欲殉思救之而不能也於是于邑悲哀鬱鬱而死年十有八里人嘖嘖稱孝女焉節母曾孫銓辱交于予故聞之詳今朝廷雖有褒旌之典慮其不及而致湮也故謹記其事

李兆洛曰節母以無子而欲殉夫有子則留身以教之當於歷艱難有道以成其子之名而不居其功不以一時之榮炫其志安于節矣是其胸中豈復有激烈之私儕俗之論哉順于義而宜之焉耳孝女眞摯出于性

生不忍其母之窮毀裂摧迸以隕其命卒之母生而身竟以死慘哉心之傷也

記孝女武端姑事

孝女武姓字端姑浙江錢塘人也父仁母范女少敏知讀書至性過人願不嫁以事父母父母唯焉少長母偶疾夜起求藥蹉跌墜樓折脊壓而愈私喜曰吾今形殘不可匹人得遂吾終事父母之志矣父母亦遂不議婚也幼弟曰溢莊女教之讀甚有法度仁以佐幕活家方游黔中一日女泣告母曰兒猝心動殆不祥也俄凶問

至仁果以是日沒於黔中嘉慶三年六月也時女年二十四湓莊年十五雖已授室尩弱多病母將往奔喪女請從母知其敏于事也許之遂奉母挈弟以行比至資斧罄女以十指佐母營朝夕幸黔中度日省齋上奉甘旨下課弱弟裕如也又日積纖細所餘而蓄之閱十有七年始克偕母與弟奉柩以歸又數年母以久居黔游受瘴濕遂病痺扶持抑搔惟女是賴逾歲餘病將殆屬女曰湓莊不能不出求食二子幼汝必以教湓莊者教之女泣應曰諾遂卒母蓋慮其殉已以死也湓莊亦敬

事如嚴兄凡家計悉奉孝女持之道光六年鄉黨狀其
事聞諸朝有
詔旌焉
李兆洛曰不嫁非禮也廢疾不嫁則不詭於禮計孝女
之所爲武氏宗寶倚賴焉天殆所以曲成之歟在易坤
之謙曰含章可貞貞者女道也而許之以可蓋三不當
位而稟坤德動而之陽故爲謙爲含章而夫子復翼之
曰以時發智光大跡孝女之行亦可謂光大而以時發
者矣涖莊字蝩生述其事于予中表魏君裴請爲傳予

以古無生而立傳者爲記其事以援之道光十五年也

孝女年六十一矣

舊言集詩人小傳

楊尊一

君名士燦父尙三祖麟長尊一幼有至性讀書攻苦幾有成矣以貧故棄之幕遊爲仰事計未幾麟長依其族子於閩卒於旅舍族子使人扶其柩歸中途棄之詭云被盜詰柩所在恍惚不能具言尙三素病羸不能往尊一聞之馳歸襆被徒步出年浦歷溫台登崖涉嶮三十

餘晝夜乃得一棺于海濱幾朽壞而木上書姓氏尙一一可辨遂負骸骨歸葬焉時年二十二自是遊京師入太學應順天試以其間就甘肅學使陳公萬青挍閱之聘及從其族叔四川藩司掞爲掌書記所與居無不傾契者年三十六始歸而娶妻未幾丁外艱喪畢遊楚北挈兩弱以往使各嫻習佐治之務皆有成立仲弟士瀚早卒恤遺孀撫孤雛恩誼臻至妹早寡迎而養之終其身後以母老不復遠游時時往來江淮間歲時家居色養備盡愉婉年五十四卒屬纊之日猶流涕被而以不

能奉母爲痛焉所著雨櫓賸草二册大抵杯殘炙冷憂愁隱約之音讀其詞悲其遇尤傷其志矣

李鹿籽

君諱慶來字鹿籽棣原先生之子爲後於蠡塘先生生六歲丁繼父憂更八年而棣原先生卒兩弟俱幼君上事務母下撫弱弟治大事如成人自厲於學以卒兩弟家世工書君能承之習一視游諸侯以爲藝於學無所不窺詩文皆有師法旣屢試不售潦倒客授客清河注氏卒中風不能言俄頃卒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也年

五十所著有肯堂古文稿北山詩鈔韻涵齋隨筆君長予一歲乾隆甲辰予赴邑試適與君連几坐各詢名氏始識君時君才舞象已有工書名輩中相引重矣予居北郭君居西郭苦不得朝夕歲或一兩見其後又識令弟心陔紹仔往來益頻君出游日多兩弟小於君且十歲常居守故已未庚申間與兩弟益密而君反疎然間歲亦往往相遇從容杯酒各道契濶至戊辰以還予羇宦淮北遂不復見比予謝事歸而君已前逝矣君泛愛容衆與人無爭雖胸中洞然而絕去圭角所交遊盡天

下賢達長者其相與處常在若近若遠間故其生也無怨惡其死也莫不思而頌之體素豐碩工飲咳予嘗因讌集戲爲座中人言得春生之氣多者莫如鹿耔法當必不死闔吾輩乃竟若此輯君詩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劉旭岑

先生名煥章號霽軒乾隆庚辰進士由浪穹令署蒙化廳被劾遣戍歿徙酉滇騰越州牧吳式齋楷招主來鳳書院竟卒於騰越先生工制藝已刊行所爲詩有霽軒

稾一卷　相傳先生少而不羈翁檢置之不能得乃砌諸一室中洞以書外穴一牖通飲食平日往來者任其從牖與語而翁於壁間伺之其相規勸者俟其出迎而餽之且屬其時至其匪僻者輒絕之數月聞室中讀書聲卽予好飲食繼且讀日夜不倦益尋佳餽居二年出之則自課文已盈寸樂守一室不願出矣此葢倣胡文定教致堂先生法也惜未聞翁之名

奚鶴溪

先生諱寅字曰宗號鶴溪又自號芙蓉湖漁兆洛外祖

蕃峯公胞弟也生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爲制藝未嘗
搆思而權奇倜儻千人盡廢材武絶人能徒手搏健士
數十輩中乾隆癸酉拔萃科捷己卯順天鄉試第二人
考授景山教習丙戌成進士授湖南酃縣知縣時緬匪
滋事奉檄赴雲南軍前辦差修道路催軍裝督糧運差
竣還補衡山縣知縣緣事鐫秩
特旨復官調湖北利川縣知縣乾隆四十三年卒於任
年六十一公志致卓犖詩筆蒼健與會所至操翰若飛
卒官時諸從鄭氏皆幼遊散失無復存者惟滇南紀程

詩別裴唱酬詩二冊曾刊本於楚中特就錄之

呂雲莊師

師諱嶽自號怡白陽湖廩貢生候選訓導高祖父大學士宮父石庭先生諱朝桂以篤行力學善啟廸爲一時名師生四子師其長也六歲失恃繼母莊撫之幼而敏慧讀書倍常人得石庭先生之歡屢困秋賦貧無以養常爲諸侯賓客所至側屣嘉慶丙午師館涵虛閣兆洛兄弟受業焉愔愔德音識色識奚每述叙游歷稱說人物有致慨遺風概自饒聽之者終日忘倦也爲詩宗新

城尚書然不以自重同時黃仲則洪稚存諸先生方以能詩噪邑里而師未嘗與之爭鳴詩成輒隨手放散間存藁草零亂篋中館涵虛閣時兆洛聚而錄之不及百首嗣後師復遊山左遊浙西東不獲常侍顏色嘉慶辛酉正月歿於里第年七十有四子儀典以佐幕自給兆洛從索遺稿錄本見寄則與前所錄者畧同蓋散佚者不復可收拾矣

吳二安

先生名一譔亦字毅楚陽湖人年三十餘始補邑弟子

負性落拓不飾邊幅嘗以訟爲人居間怨家許之遂褫其衿亦不以屑意所居曰横溝距郡城四十餘里常敝衣破帽徒步往來雖老猶能日數十里也工篆刻古雅有法度人爭重之遂鬻其技以食每過朋舊之家或留之輒作數月住日不過刻一兩石暇則曼聲而吟其爲詩力求瀟灑一詩或苦吟至四五日脫稾後不當意復棄去故其爲詩甚勤而存者甚少年六十喪妻及子友人爲醵金買妾復生二子焉嘉慶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自定晚學軒詩稿近三百首予家去横溝纔數里故二

安過從尤數有所作輒以相示劉醇甫編修見其詩曰此大似陋軒集二安聞之益從余索吳野人詩讀之既而大喜曰誠然誠哉

錢像敬

君名履坦號素園曾斯從弟也父燕習以歲貢任鹽城縣學教諭像敬長身鶴立伉爽有氣與張皐文董定園友善淬厲於學小試不利輒棄去工畫山水得法於其從父茶山竹初兩先生後乃專意寫生畫梅尤工直追元章所爲詩尚性靈清氣橫逸如其人也嘉慶丙寅春

客元和令萬承祀署拜桑疾卒年四十有七所著有清娛書屋刪存三卷

錢黃山

君名季重父泌乾隆丁卯舉人由壬申明通榜官貴州南籠府知府是時錢氏甲科鼎盛君少以名家子負儁才頗點宕不自檢及壯屢舉不第浪游四方覩天下士無當意者家益落遂頹然外形骸垢衣徹履踽踽行街衢中夷然不以屑意也時時從故人丐酒錢飲肆中與傭販襍坐不爲忤然標尙志節無妄交里中無賴子弟

或持邑令長短爲奸利君白眼視之加訕誚焉貧旣益甚妻前死子三人各以佐幕自活遠客千里外君寓居靈官廟蕭然如野僧道光元年秋大疫里中吳晉望趙子迪諸皆以是殞幾君亦遂病未死前一日以書抵其友湯韻淸曰我且死以後事累君矣我死必擊疫鬼盡殲之何有以癘疾賊諸正人也湯得書遽而往爲扶攜還其所居越日竟死湯爲之視含殮焉君詩才橫逸得語往往驚座然恣意一往不就繩墨過後亦不復删治故其詩可傳者少與人交多殷勤之思以故于長短句

九工張皐文先生已採之入詞選

徐叔瞻

君名宗鄭一字瀧槎嘉慶乙丑予始識君於京邸溫厚之氣溢顏面而自守甚介僦屋大溝沿奉母以居其從兄農先及從姪數人從之居怡怡如也以教習期滿得知縣戊辰分發山西旋丁母憂服闋仍赴山西候補未得缺乙亥卒無子家心咳處得詩數首爲刊存之猶記君將出都時予方館盛氏南墅君偕龔松五過予值暴雨留飲甚暑被酒索酪不得困而臥予榻之起屬寫小

楷庭予山春賦松五復記其後讀覓夕陽在樹矣乃登
車去後覓不復見今遺墨猶在篋中也悲夫農先名宗
敏誠篤而迂緩不飾邊幅人多以爲癡而君事之甚友
亦與予善隻身京師終不得一第叔瞻歿未幾亦歿

吳遺菴

君名飛鵬字九程世農家僦予家槳屋而居遺菴幼慧
十餘歲已能爲童子師兼通醫事課徒之暇借書以讀
多識宋元以來遺聞軼事尤工小楷書方整似顏魯公
予少時喜寫書因延之於家日課數千字今架上讀史

方輿紀要續通鑑長編皆所寫也予旣宦遊遠禮亦去
又數年而歿年不滿六十子邈三能世其業亦工書此
時復爲手寫書矣憶曩時同住養一齋倦則拋書坐與
邈禮論古今人物凡細碎事皆能縷縷言之洛閩諸儒
傳授支派尤所詳審其人之字號籍貫出處可縷指而
數自設制科有狀元之稱以來迄於今某科某人狀元
能不悞一科不遺一人每聚飲爲觴政輒舉隱僻者相
詰難以爲勝負同人因戲目之爲狀元譜其強識類如
此性和易而介出語有風趣凡往來養一齋如王瑶舟

周伯恬諸人無不相愛者時時弄筆爲小詩亦雅潔可誦遜三録遺詩請入之舊言集大抵皆館子家所作閱之如見故人矣

翟雷谷

先生名震龍字起文宜興翟墅人明季諸生負奇氣嫺韜畧爲堵文襄公十友之一嘗佐張參政定志幕於成都值寨寇蹦蜀藉守城功既歸遭國變遂不出自號洮湖逸人所著有歷代紀年五行類事負笏雜識握奇圖粤遊草蜀游草鹿田草遊粱草清娛集等數十卷子婦

翁將翊引先生訪得清娛集遺稿於其裔孫內母舅史

鑑樓先生僅存其詩百餘首其餘蠹不復可尋求矣

吳默池

先生名濟字幼滋宜興人父晴瀾先生名璇崇禎癸未進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鼎革後足跡不入城市邑人歸禹為默池補邑弟子員以教授自給其為詩歲為一編多散佚予所見者曰娛花集乙卯作曰半帙草己酉作曰卽心菴草癸亥作又有竹所剩言數十則蓋晚耽禪說時出名理詩格頗嚴晚益蕭澹惜知之者少

路思元師

師諱揆居宜興城外東氿之濱爲邑甲族而甚貧授弟子嚴而能慈發蒙以上隨才成就遠近爭延致先大夫嘗從受業比兆洛兄弟幼學時復迎事焉晚耽禪說不能遠館閉門誦佛朝夕盜籍兆洛每至宜興必置食召之飲罷携手登申溪橋拳拳以戒殺放生爲訓嘉慶某年年八十餘卒嘉慶庚申辛酉江浙舉首爲崔暄崔錫華皆先生門下士兆洛又以甲子忝領解一時詫盛事云先生不喜爲詩有所應偶一吟咏耳故所見絶少

李竹軒

君名荃字佩玉宜興橫塘里人宋忠定公綱之裔乾隆庚寅舉於鄉壬辰登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分校四庫書直內閣兼辦

誥勅房事與壬寅

講筵外補直隸廣平府同知丙午丁內艱服闋補山西寧武府同知歷署府事嘉慶丙辰告養歸庚申十二月丁外艱時君已病又哀毀明年正月亦卒年五十九家故貧而君性高雅口不言治生仕宦三十年困躓彌甚

在廣平迎三親以養其至宜武也貧不能挈眷故亟亟解組歸歸而色養者復五年焉貌甚怡和而胸中不能無塊壘有不當意輒沈沈飲貧不能釀取諸酤酤惡竟以此致病所著竹軒文鈔詩鈔詞鈔儷體及聽說靜觀剩語凡若干卷君之季子掌綸予婦兄路辰宣女夫也親賓促宴會一接君言笑時已索索尠歡矣君沒後二十五年始得讀遺稾太抵沈鬱憤悶之氣一一寓于詩挑鐙展卷牕外雨聲驟集春夜如秋悲其遇如見其人也

吳瑤田

先生名鴻璧號樸齋晚又自號臞仙江陰縣學生儀觀駿偉膂力絕人其與人處恂恂若無能也坐臥手一編或默默竟日其所合志歡如骨肉有急難傾身赴之無所顧惜然未嘗妄與人事言動必以禮法自處鄉之人皆敬憚焉既屢試不售遂隱於博與朋儕窮日夜為戲樂年八十餘卒嘉慶辛未六月廿七日也無子一女適張氏將死以所爲詩授其女曰俟有知者爲吾傳之先生與先大夫友善予每至江陰必謁先生其歿也予方仕於皖既歸乃索先生之詩鈔而藏之凡詩三百餘首

鈔二之一梗概畧可見矣

張月霄

予頗嗜異書聞常熟張氏藏書甲吳下而張君月霄讎校尤精心慕之未由通也試介書賈代借書錄本而君慨然以來并以所輯經解屬爲之序序成而致之君以爲能道其意中語復屬作漢博士考序自是源源借書大抵小種將漸次及巨編如長編紀事本末之類皆許之未幾而君友陳君子準没君致書悼惜以爲失左右手也又未幾聞君爲債家所窘盡沒其書益悵悵已丑

春予弔同年孫子瀟之喪乃至常熟謂可一見君比至君已前一月捐館深相慕從不得一執手命也夫君愛書甚摯讀書甚勤校讐纂輯甚當既聚於所好矣乃不能終保之亦命也君所藏散而予無借書處君沒而購書之路并絕矣令子承霖以君所爲詩十餘篇屬刻之松吉集詩何足以盡君而所輯諸巨帙恐一時無有能流播之者傳與不傳亦俟之命矣夫

養一齋文集卷十六